宋南渡兵制編

卷一至卷九据宋刊岳忠文王行實録校定

乙丑十二月十七日傳增湘謹識

光緒九年浙江書局刻

重校金佗稡編序

烏乎武穆岳王之事豈非萬世之至痛也哉夫莫慘於犬羊猾夏執徽欽以去困挫而不還莫憤於復仇雪恥之兵幾埽乎賊巢而中遭姦沮狠狽而終罷莫冤於高世之績貫天之忠而誣之誅死之罪父子部曲併命而不得辭烏乎尚忍言乎當是時張俊妒而秦檜譎而檜又金虜之孚也檜主其謀俊成其決王得能全哉是故以軍伍則告訐矣臺諫則彈評矣棘寺則鍛鍊矣身命傾矣家族徙矣州名改矣諭札歸莊藏矣何鑄薛仁輔

以辭推罷官李若樸何彦猷以辯理鐫秩士儻百口不
能保世忠三字奪之柄最後劉允升叩閽一叫而東市
及矣充檜之心方謂彌縫益覆幸天下後世耳目之可
塗而亦豈知理之不可掩哉歷年二十積晦洞開恤典
寵章沛焉狎至而天復使其孫郁然爲大文儒懷牘籲
天以伸家枉雖愬出私門而無問智愚皆許其爲至公
至允不易之精論故凡讀金佗之編者未嘗不撫膺扼
腕爲武穆感而悲也故王之風烈心跡增光日星比重
山嶽似無待於是書而觀夫亦齋辭折紀載之詳彌足
以見檜謀之無益權姦含毒祇自穢耳不亦愚甚矣乎
編凡若干卷舊刻于浙之運司歲久漫漶日敬病其訛
也校而補焉而不可考者仍其故然則是編之稗也固
不徒爲岳氏之家乘而余之校而傳也亦豈徒存浙司
之故事已哉嘉靖戊午三月朔兩浙運使前常德府知
府南京戶部總巡郎中莆田壺涇黃日敬謹序

重刻金佗稡編序

金佗稡編宋岳武穆王孫珂所輯也王以忠獲戾是書載王軼事甚悉大要以表王之忠暴王之枉吁可慨也已簡帙散漫侍御龍池唐公按浙感王義烈命較而屬運使洪君富錢梓屬鏊序予嘗讀史至龍蛇之章弓藏之歎未嘗不撫膺咨嗟思爲臣之不易也至誦采薇出車之詩則以中興令聞之主輔以張仲孝友而方叔召虎以次戡定厥功且君臣相與憂勞歌咏雍容都雅臣主並受其福而國以甯三代之盛可想見矣乎後世道

敝將臣鮮克有終請借一二爲喻而宋事尤莫舛焉昔韓淮陰略不世出高帝首裂全齊之地與會固陵是爲滅一楚復一楚其必取信齊帝計也齊取而信有異志此其勢使然者至於竇冠軍之驕恣李光弼之顧望斯固不能無過其他反地下壞長城是遵何失哉乃若武穆王者可慨也王勇略蓋世攘强胡獮羣盜聲勢振薄誠若可畏宋承五季之後尤忌宿將殊不知可馭非龍不可馭非馬王精忠勁節其才不羈而德則可馭何嫌何疑而槩與跋扈者同科功大釁生媒蘖而擠之死斯不已甚矣乎而或者睹王之事乃云道貴明微聖哲不死予謂豈有謬巧聖人教臣道惟知王臣蹇蹇濟治爾遑卹其他王時事遭際如此予所以憮然興嗟思見三代之盛也雖然國恆以一人安一人危有王則鞭撻四夷中國常尊無王則以浙以閩以廣至胡元極矣豈不有天運哉昔人罪魏不用信陵君以削大史公曰天方令秦一海內雖阿衡何益可謂知言蓋善言人者必參以天請以是爲金佗編序以復於公公與其說以著於編嘉靖壬寅陽月既望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前翰林

院庶吉士南昌張鏊謹序

宋高宗承祖宗之緒雖閒關播越退保江南然與漢光武不階尺土者異矣而靖康之敵又非新室赤眉之比南渡將相肺腑爪牙之臣亦非若曩時馮異仗劍而嶇起者加以重熙累洽之仁漸摩浸漬淪膚浹髓垂二百年一旦兩宮蒙塵宗社爲墟中原父老日夜欷歔思宋不減三輔然光武弟兄徒步南陽左袒一呼盡復高皇帝舊物其故何哉蓋光武知人明見萬里高宗舉國聽於權臣故回溪之敗馮異之罪小朱仙鎮之捷岳飛之

功大光武不以一挫之失忘遠圖故異卒以再造之功興漢室高宗不能因戰勝之鋒用岳飛而徇主和之議任秦檜故以恢復自任者適足以媒忌嫉之口以忠貞許國者卒無以逃鍛鍊之禍夫所貴乎中興之主者不以其能雪父兄之恥光祖考之烈乎今舉垂成之業而棄之使馮異君臣專美於千載岳飛父子銜冤於地下此孝子忠臣所以讀金佗稡編者未嘗不爲高宗惜也

飛父子沒餘二十年孝宗受禪其孫珂實始以籲天辨誣錄詣闕訴上由是詔賜墳廟復爵位頒封謚祿遺孤時高宗爲太上皇猶及見之吾意其北望舊京必恨不誅秦檜以謝天下嗚呼已無及矣編總若干卷今江浙行中書平章政事兼同知行樞密院事吳陵張公命斷事官經歷吳郡朱元佑重刻且曰西湖書院岳氏故第也宜序而藏諸至正二十三年三月甲子左右司郎中臨海陳基序

鄂國金佗稡編序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古者傳書有公私之異五十九篇上世之書也則更寫竹簡悉上送官藏名山而副京師蓋非金匱石室之故文不得以並錄一家之記載若可以備史闕矣掘筆廢紙僅得不泯而著書遺札雖關國大議如封禪者亦必竢詔求而後徹聞書之不可苟傳如此開陽刻經亶有六藝親藩請史弗畀權謀著之舊章維見可考越自銘碣起漢著錄盛唐而後世之潛德幽光或者託植楹之

遺以詒久集錄固多見矣文詞之富著作之工亦惟與
栝棬之澤俱傳于家豈非疏戚緬殊觀覽隨變孝子慈
孫之用心固不得以責塗人之如已而徇時棄置視物
重輕於蠟車覆瓿亦出於理之或至者與嗟虖事病於
違時誼信於同欲斷壺而致千金之用人固未必逆信
酸鹹土炭顧嗜者或均取焉盍亦觀諸理而已世固有
問百年之血食而推其餘烈考前人之逸事以上之史
官況當規恢大有爲之秋魚腹之圖穀城之略豈無一
二可俎豆於斯世摭其所當行稽其所可驗而勿視之
芻狗之已陳則雖公天下之傳可也珂試守檇李之明
年始刻家世籲天之書于郡塾卽漢制佩章之義稡五
編爲一名之曰金佗惟先王勳在王家名在國史遺蹟
之存者文昌章公固嘗傳而上之朝既碑之襄陽又梓
之江夏當世名公鉅卿拊膺興懷盛心激烈尚欲作九
原而起之也其忍以遺孤之不肖遂卽人而廢其言乎
故刻傳不疑而豫比於罔羅放失之助厲世開功名者
或將有考焉耳不然寫琬琰積縑緗猶珂之私書也而
何敢辱郡故府之藏嘉定著雍攝提格歲橘淦初吉珂

謹序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卷第一 高宗皇帝宸翰卷上

卷第二 高宗皇帝宸翰卷中

卷第三 高宗皇帝宸翰卷下

卷第四

經進鄂王行實編年卷之一
卷第五
經進鄂王行實編年卷之二
卷第六
經進鄂王行實編年卷之三
卷第七
經進鄂王行實編年卷之四
卷第八
經進鄂王行實編年卷之五
卷第九
經進鄂王行實編年卷之六
卷第十
經進鄂王家集卷之一
卷第十一
經進鄂王家集卷之二
卷第十二
經進鄂王家集卷之三
卷第十三

經進鄂王家集卷之四
卷第十四
經進鄂王家集卷之五
卷第十五
經進鄂王家集卷之六
卷第十六
經進鄂王家集卷之七
卷第十七
經進鄂王家集卷之八
卷第十八
經進鄂王家集卷之九
卷第十九
經進鄂王家集卷之十
卷第二十
顧天辨誣通敘
卷第二十一
顧天辨誣卷之一
卷第二十二

纘天辨誣卷之二

卷第二十三

纘天辨誣卷之三

卷第二十四

纘天辨誣卷之四

卷第二十五

纘天辨誣卷之五

卷第二十六

天定錄卷上

卷第二十七

天定錄卷中

卷第二十八

天定錄卷下

鄂國金佗稡編目錄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高宗皇帝宸翰卷上

紹興四年

復襄陽四詔

援淮西二詔

紹興五年

平楊么二詔

還屯武昌一詔

紹興六年

督府視師二詔

移鎮襄陽一詔

起復一詔

按邊一詔

援淮西三詔

出師襄漢三詔

撫問賜器物一詔

降槍樣一詔

紹興七年

招陷僞官吏一詔

合軍二詔

乞解兵柄三詔

乞本軍進討一詔

招酈瓊一詔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紹興四年
春三月先臣奏請先復襄鄧六郡以圖中原會方
議通虜好重於深入迺賜御札命先臣毋出李橫
所守界
敕岳飛剋卿忠義之心通于神明故兵不犯令民不厭
兵可無愧於古人矣今朝廷從卿所請已降畫一令卿
收復襄陽數郡惟是服者舍之拒者伐之追犇之際愼謹

無出李橫所守舊界卻致引惹有誤大計雖立奇功必
加爾罰務在遵稟號令而已收復之後安輯百姓隨宜
措畫使可守禦不致班師之後復有疎虞始可回軍依
舊屯駐朕當重賞典以旌爾功故茲筆喻無慢我言

十四日　御押

劉光世請措置荆襄詔不許第令整兵以爲先臣

援復賜御札

敕岳飛具省出師奏以卿智勇必遂克敵更在竭力致
身早見平定近劉光世乞行措置荆襄朕已命卿豈易
前制但令光世嚴整步騎以爲卿援緩急動息可行關
報也亦當令卿將佐等知庶可益壯軍心鼓勇士氣所
向無前孰能禦哉卅二日　御押

夏五月進兵襄陽克之捷聞廷議猶患其難守賜

御札問方略

敕岳飛朕具聞卿已到襄陽李成望風而退朕雖有慰
于心而深恐難善其後此賊不戰而歸其理有二一以
卿紀律素嚴士皆效死故軍聲遠振其鋒不可當一乃
包藏禍心俟卿班師彼稍就緒復來擾劫前功遂廢卿

當用心籌畫全盡之策來上若多留將兵唯侯朝廷于
里饋糧徒成自困終莫能守適足以爲朕憂不知李成
在彼如何措置糧食脩治壁壘萬無劉豫肯爲運糧之
理今既渡江屯泊何所及金國僞齊事勢强弱卿可以
厚金幣密遣閒探的確具聞蓋國計之所在也故茲筆
喻深宜體悉　御押

李成益兵請戰又大敗復賜御札問方略及諭先

臣爲誘敵之計

具省卿奏李成益兵而來我師大獲勝捷乃卿無輕敵
之心有勇戰之氣之所致也因以見賊志之小小耳朕
甚慰焉此月九日嘗降親筆令卿條畫守禦全盡之策
若少留將兵恐復爲賊有若師徒眾多則饋餉疲勞乃
自困之道也卿必有以處焉及密遣閒探要知金虜僞
齊事勢强弱點集次第想已必達卿宜籌畫良策來上
庶幾不廢前功也將來議定卿若班師將令留人馬亦
權暫少留作守城之夫計其餘設伏而卿亦少留近境
要當致彼賊師再來併力掩擊勦除而後雖眞實少留
人馬彼亦不敢有所侵犯也卿更籌之朕不遙制

付岳飛　御押

冬十一月虜僞合兵大舉入寇邊報急賜御札趣
王
先臣提兵東下

近來淮上探報緊急朕甚憂之已降指揮督卿全軍東
下卿夙有憂國愛君之心可卽日引道兼程前來朕非
卿到終不安心卿宜悉之

付岳飛　御押

十二月提軍趨合肥賜御札撫問

卿義勇之氣震怒無前長驅濟江威聲遠暢宜奮揚於
我武務深得於敵情旣見可乘之機卽爲擣虛之計眷
茲忠略豈俟訓言深念勤勞往加撫問

付岳飛　御押

紹興五年

夏四月奉詔平湖寇楊幺至長沙賜御札

近得奏知卿已至潭州時方盛暑將士良勞朕以湖湘
之寇逋誅累年故特委卿爲且招且捕之計欲使恩威
並濟綏靖一方聞卿到彼措畫得宜朕甚嘉之然今去
防秋不遠若此寇旣平則可以專意捍敵更宜多算決

致成功此朕所望於卿者其他曲折張浚既至軍前可就議也二十三日

付岳飛　御押

六月大破楊么等寇湖湘悉平賜御札褒寵比得張浚奏知湖湘之寇悉已肅清紓朕顧憂良用欣愜非卿威名冠世忠略濟時先聲所臨人自信服則何以平積年嘯聚之黨於旬朝指顧之閒不煩誅夷坐獲嘉靖使朕恩威兼暢厥功茂焉腹心之患既除進取之圖可議緬思規畫嘉歎不忘然恐招撫之初人懷反側更宜綏輯以安眾情措置得宜彼自馴擾浚必已與卿計之熟矣或有陳請可具奏來

付岳飛　御押

湖湘平還屯武昌賜御札戒（今主）先臣豫備敕岳飛武昌控制上流淮甸只隔一水可多方措置遣得力人閒探無使寇攘窺伺即今動息如何莫謂未有警報而緩圖之事不素定難以應猝卿其用心體國萬一有警當極力捍禦乘勢掃戮無少疎虞即卿之功日具的實動息奏來十四日

紹興六年

付岳飛　御押

奉詔宰臣張浚出視師賜御札

朕以寡昧之資履艱難之運雖夙宵自勵冀恢復於丕基而姦宄未銷尚憑陵於方夏殆欲親蒙矢石身屬櫜鞬報兩宮遷越之讎拯百姓流離之苦坐薪嘗膽疾首痛心十年于茲終食屢歎今委宰輔督護戎昭而卿以柱石之資總貔虎之眾居懷憤激期于盪平然念王者之師本於伐叛天下之將專以靖民俾號令之申嚴慰雲霓之徯望毋窺近效有害成功必使部伍無譁田閭不擾副我撫綏之意共成戡定之功捨爵策勳朕不敢忽故茲親筆卿宜悉之

付岳飛　御押

張浚既出視師復賜御札申諭眷倚之意

朕以　父兄蒙塵中原陷沒痛心嘗膽不敢遑寧已命相臣往專經畫正賴爾等深體此懷各奮精忠勉圖報效儻有機會無或後時所冀一聖還歸故疆恢復用副朕平日眷待責成之意

付岳飛

二月督府議進屯以圖中原先臣遂移鎮襄陽賜

御札令勉諭將佐　御押

朕惟國之用武必據形勝以爲地利今西南之重實占

上游既已委卿移屯要害深圖戰守之計卿宜以朕此

意敦喻將佐撫勞士卒勉思忠義戮力一心協贊事幾

庶克攸濟有功必報朕不汝忘

賜岳飛并本軍將佐等　御押

三月丁母周國夫人姚氏憂賜御札趣先臣起復

比閱軍中奏知卿奄遭內艱倚注之深良用震怛然人

臣大義國爾忘家移孝爲忠斯爲兩得已降制命趣卿

起復卿宜體幾事之重略常禮之煩無用抗辭卽祇舊

服乘吏士銳氣念家國世讎建立殊勳以遂揚名顯親

之美斯孝之至也故茲親筆諭悉至懷

付岳飛　御押

秋先臣將按邊朝廷患給餉者不時至賜御札命

按舉功臯以寘賞罰

朕將遣大兵控臨邊境軍須調度不可愆時應守令監

司措置餉運不擾而辦者卿可具名來上當議褒擢其
或不虔致誤國事亦卽按劾以聞邦有常刑朕不敢貸

付岳飛 御札奬押

九月還至武昌僞齊兵犯淮西有詔提軍東下時
先臣目疾甚張浚以聞詔遣僧中卬皇甫知常馳
至軍療眡賜御札勞問且趣其師
近張浚奏知卿病目已差醫官爲卿醫治然戎務至繁
邊報甚急累降詔旨促卿提兵東下卿宜體朕至懷善
自調攝其他細務委之僚佐而軍中大計須卿決之如
兵之在遠者自當日下抽還赴此期會想卿不以微疾
遂忘國事朕將親臨江滸矣卿併悉之

付岳飛 御札奬押

淮西寇已遁賜御札止先臣東援之師且勞問目
疾

比屢詔卿提兵東下今淮西賊遁未有他警已諭張浚
從長措置卿之大軍未須遽發也如聞卿果以目疾爲
苦不至妨軍務否近差醫者疾馳往卿所看視卿宜省
思慮愼藥餌安靜調養至於求閑之請非朕所知雖累

請無益也故茲親筆以示眷懷

付岳飛　御押

前詔未拜先臣已力疾提軍至九江奏至玉音宣諭輔臣以先臣有尊朝廷之義復賜御札嘉奬且命爲乘機進取之計

聞卿目疾小愈卽提兵東下委身徇國竭節事君於卿見之良用嘉歎今淮西旣定別無他警卿更不須進發置亦卿平日之志也故茲親詔卿宜知悉

付岳飛　御押

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卽依張浚已行事理從長措

冬先臣奉詔遂出師襄漢賜御札

覽奏知卿出師漢上規模素定必不徒行方冬遠涉將士良苦卿更勤加撫勞用副朕意

付岳飛　御押

師至襄漢賜御札撫問且諭以勉力遠圖之意

卿志存憂國義專報君式總兵戎再臨襄漢顧霜露之冒犯想徒御之勤勞深副簡知自宜神相朕當食而歎中夜以思非我忠臣莫雪大恥所祈勉力用究遠圖卿

目疾遄來更好安否故茲親諭想宜悉之

付岳飛　御押

初先臣下商虢至長水得糧凡十七萬俘獲甚眾
會淮西有警遂還至是復與僞齊戰于何家塞于
白塔于牛蹄皆大捷賜御札獎諭且申述前功
卿學深籌略動中事機加兵宛葉之閒奪險松柏之塞
仍俘甲馬就食糗糧登聞三捷之功實冠萬人之勇朕
方申嚴漕輓督責計臣俾遠赴於師期庶士無於飢色
卿其勝敵益戒用心愈剛毋少狃於前勞用克當於大
敵但使先聲後實我武既揚將見左枝右梧敵人自病
朕所望者卿其勉旃

付岳飛　御押

十二月大雪苦寒遣賜器物傳宣撫問兼賜御札
戰鞍繡鞍各一對龍涎香一千餅龍茶一合靈寶丹一
合鐵簡一對賜卿至可領也

付岳飛　御押

降槍樣至軍中賜御札
卿軍中見用長槍似未盡善此物須是銛利勁決即用

之借助人力今降樣去可依此製造盡改舊樣不用十
五日
紹興七年　付岳飛　御押
春既下詔招陷僞官吏乃賜先臣御札令以德音
徼諭
朕惟中原官吏皆吾舊臣迫於虜威中致睽絕豈棄君
而從僞實權時以保民罪由朕躬每深自咎儻能懷忠
體國率眾來歸當議因其官爵更加褒寵罪無大小悉
與寬除天日所臨朕言必信故茲親筆所宜悉之
付岳飛　御押
卿可作萬被親筆手詔移徼中原州縣官吏
復賜御札命先臣招諭僞齊親黨
劉豫親黨有能察時順理以眾來歸自王爵以下皆所
不吝罪無大小一切寬貸卿可多遣信實之人宣諭朕
意
付岳飛　御押
三月先臣扈蹕至建康召至寢閣玉音宣諭曰中

之事朕一以委卿先臣頓首奉詔時劉光世罷兵未知所付聖意屬先臣議既定賜御札令付王德等

朕惟兵家之事勢合則雄卿等久各宣勞朕所眷倚今委岳飛盡護卿等蓋將雪國家之恥拯海内之窮天意昭然時不可失所宜同心協力勉赴功名行賞答勳當從優厚聽飛號令如朕親行儻違斯言邦有常憲

付王德等　御押

先臣既奉詔復抗疏論恢復大計時秦檜力主和議聞先臣將合師北討懼其成功謀奪所領光世軍從中沮撓前議遂寢乃賜御札

覽奏備悉俟卿出師有日別降處分淮西合軍頗有曲折前所降王德等親筆須得朝廷指揮許卿節制淮西之兵方可給付仍具知稟奏來

付岳飛　御押

先臣至督府與張浚論劉光世軍力言張浚呂祉王德皆不可付恐士心不服或以致變浚疑其有自營得軍意先臣乃即上章乞解兵柄賜御札慰

諭且封還奏劄

奏劄復還卿國事至重要當于細商量期於有濟可速

起發見張浚仍具奏來

付岳飛　御押

王

先臣復上奏懇免乞持餘服賜御札封還元奏

再覽來奏欲持餘服良用愕然卿忠勇冠世志在國家

朕方倚卿以恢復之事近者探報賊計狂狡將窺我兩

淮正賴日夕措置有以待之卿乃欲求閑自便豈所望

哉張浚已過淮西視師卿可亟往商議軍事勿復再有

陳請今封還元奏故茲親筆宜體至懷

付岳飛　御押

王

先臣懇免不止詔遣中使宣詣張浚所議軍事賜

御札再還元奏

比降親筆喻朕至意再覽卿奏以渾瑊自期正朕所望

於卿者良深嘉歎國家多事之際卿爲大臣所當同恤

見遣中使宣卿赴張浚處詳議軍事傳曰將相和則士

豫附卿其勿事形迹以濟功勳今再封還來奏勿復有

請

付岳飛　御押

先臣議事畢奉詔還屯復上奏以爲賊豫遣誅盜
據中土歲月滋久汗染漸深宜及時攻取以除腹
心患乞不假濟師止以本軍進取賜御札褒諭
覽卿來奏備見忠誠深用嘉歎恢復之事朕未嘗一日
敢忘于心正賴卿等乘機料敵力圖大功加卿一軍士
馬精銳紀律修明鼓而用之可保全勝卿其勉之副朕
注意

付岳飛　御押

秋七月張俊楊沂中之旨至淮西酈瓊等果六譟
不服遂殺呂祉以全軍叛降僞齊賜御札諭先臣
招捕

國家以疆場多虞已及防秋比降指揮除張浚爲淮西
宣撫使楊沂中爲制置使而廬州統制官酈瓊意謂朝
廷欲分其兵馬遂懷反側不能自安於八日脅衆叛去
朕已降詔開諭招撫兼遣大兵如無歸意卽行掩捕卿
宜知悉比覽裁減官吏奏狀知卿體國愛民之意深契
朕心嘉歎無已

付岳飛　御押

浙江書局總校王崇鼎分校　許汪蟾郊采校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目錄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高宗皇帝宸翰卷中

紹興七年

乞建都上游一詔

行邊一詔

屯九江賜燕勞一詔

紹興八年

和議二詔

紹興九年
戒招納一詔
紹興十年
出師三詔
援順昌六詔
議建儲一詔
進取一十一詔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紹興七年

先臣具奏乞以本軍進討劉豫既奉詔方整兵北鄉復上奏請建都上游以瞰中原以示聖意之所鄉會淮西軍變因賜御札報諭令俟機會

覽卿來奏備見愛君忠義之誠朕懷國家之大恥竭盡民力以養兵訓戎恢復之事未嘗一日少忘于心但以近者張俊謀之不臧淮西兵叛莫既異前未遑亟舉而

議者謂朕當不常厥居使敵人莫測建康臨安以時往來固不害爲恢復之圖也唯俟機會以決大策地遠不得與卿面言卿其益勵壯猷副朕責成之意

付岳飛 御押

先臣奉詔不復出師第行邊備守朝廷猶以上流爲慮賜御札令先臣飭備

卿盛秋之際提兵拨邊風霜已寒征馭良苦如是別有事宜可密奏來朝廷以淮西軍叛之後每加過慮長江上流一帶緩急之際全賴卿軍照管可更戒飭所留軍馬訓練整齊常若寇至蘄陽江州兩處水軍亦宜遣發以防意外如卿體國豈待多言

付岳飛 御押

先臣奉詔以舟師屯九江爲淮浙聲援旣至賜御札撫問且遣驛使燕勞宣諭聖意

比降旨令卿領兵應援淮浙庶幾王室尊安中外寧謐勞跋履之勤良用嘉歎今聞卿卽日就道已屯九江憫遣江諮賜卿茶藥酒果及燕犒將士仍令諭朕委曲之意卿其悉之

付岳飛　御押

紹興八年

秋奉詔入覲時虜人方議通好先臣因賜對力言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謀議及還屯飭備益嚴已而卒許虜和賜御札報諭因其戒謹之意復寓聖訓朕昨與卿等面議金國講和事今金人已差張通古蕭哲前來議和朕以梓宮未還母兄宗族在遠夙夜痛心不免屈意商量然皆卿等戮力練兵國威稍振是致敵人革心如此卿等之功朕豈可忘若境土來復自今尤當謹飭邊備切宜體朕此意益加訓練兵馬常作不虞之戒以圖永久安固付此親札想宜知悉

付岳飛　御押

朝廷得金人書歸我河南地賜御札報諭歸功先臣

今月二十七日已得大金國書朕在諒陰中難行吉禮止是宰執代受書中無一須索止是割還河南諸路州城此皆卿等扶危持顛之效功有所歸朕其可忘尚期

飭備以保全勳故茲親札各宜體悉

付岳飛　御押

紹興九年

朝廷以虜好方密賜先臣御札令毋得過界招納
朕委任卿嚴飭邊備唯是過界招納得少失多已累行
約束丁寧詳盡今後雖有三省密院文字亦須繳奏不
得遣發付此親札想宜體悉

付岳飛　御押

紹興十年

朝廷得諜報虜人果有意叛盟賜御札令飭備
昨因虜使至慮傳播不審妄謂朝廷專意議和是用累
降旨嚴飭邊備近據諸路探報虜人舉措似欲侵犯卿
智謀精審不在多訓更須曲盡闗防爲不可勝之計斯
乃萬全朕比因傷冷作疾凡十日不視朝今則安和無
事慮貽卿遠憂故茲親詔想宜知悉

付岳飛　御押

夏五月虜人大舉入寇先臣聞警卽奏乞面陳機
密會已詔與諸大帥進兵賜御札不許趣先臣乘

機破敵仍問至計

覽卿來奏欲赴行在奏事深所嘉歎況以戎事之重極欲與卿相見但虜酋在近事機可乘已委卿發騎兵至陳許光蔡出奇制變因以應援劉錡及遣舟師至江州屯泊候卿出軍在近輕騎一來庶不廢事卿憂國康時謀深慮遠必有投機不可淹緩之策可親書密封急置來上朕所虛佇也遣此親札想宜體悉

付岳飛　御押

時河南盡陷復詔趣先臣與諸大帥進兵賜御札令乘機措置招納

金人過河侵犯東京復來占據已割舊疆卿素蘊忠義想深憤激凡對境事宜可以乘機取勝結約招納等事可悉從便措置若事體稍重合稟議者即具奏來付卿親札想宜體悉

付岳飛　御押

劉錡據順昌以抗虜先臣奉詔即遣張憲姚政赴敵未至復賜御札命應援關陝河北以圖京師

金賊背約兀朮見據東京劉錡在順昌雖屢有捷奏然

孤軍不易支吾已委卿發騎兵策應計已遣行續報撒離喝犯同州郭浩會合諸路扼其奔衝卿之一軍與兩處形勢相接況卿忠義謀略志慕古人若出銳師邀擊其中左可圖復京師右謀援關陝外與河北相應此乃中興大計卿必已有所處唯是機會不可不乘付此親札想宜體悉

付岳飛　御押

先王臣既遣張憲姚政至順昌光蔡援劉錡具以奏聞未至六月復賜御札趣遣兵

劉錡在順昌府捍禦金賊雖屢殺獲其賊勢源源未已卿依已降詔旨多差精銳人馬火急前去救援無致賊勢猖狂少落姦便不得頃刻住滯六月六日巳時

付岳飛　御押

先王臣之奏未至復賜御札趣遣兵

已降指揮委卿遣發軍馬往光蔡以來策應劉錡以分賊勢緣錡首與虜人相角稍有判衂即於國體士氣所繫非輕卿當體國悉力措置無致少失機會付卿親札想宜體悉

付岳飛　御押

先臣遣張憲姚政之奏既至因復請詣在所面陳機密賜御札不許令俟軍馬至順昌光蔡深中機會併力破賊覽卿奏已差發張憲姚政軍馬至順昌光蔡深中機會併力破賊卿乞赴行在所奏事甚欲與卿相見緣張浚親率大兵在淮上已降指揮委卿統兵併力破賊卿可疾速起發乘此盛夏我兵得利之時擇利進取俟到光蔡措置有緒輕騎前來奏事副朕虛佇也付此親札想宜體悉

付岳飛　御押

詔以先臣屢請覲庶妨乘機驛遣李若虛詣軍前議事賜御札令先臣審處機會且諭以委任之意金人再犯東京賊方在境難以召卿遠來面議今遣李若虛前去就卿商量凡今日可以乘機禦敵之事卿可一一籌畫措置先入急遞奏來據事勢莫須重兵持守輕兵擇利其施設之方則委任卿朕不可以遙度也盛夏我兵所宜至秋則彼必猖獗機會之間尤宜審處遣親札指不多及

付岳飛　御押

朝廷以順昌爲憂復賜御札趣已遣之兵仍令濟
師
累降詔旨令發精銳人馬應援劉錡今順昌與賊相對
日久雖屢殺獲恐人力疲困不便卿可促其已發軍馬
或更益其數星夜前去協助劉錡不可少緩有失機會
卿體朕此意仍具起發到彼月日奏來六月十二日
付岳飛　御押
初先臣召對罷詣資善堂見孝宗皇帝英明雄偉
退而歎曰中興基本其在是乎時儲極虛位天下
寒心權臣姻戚人言在廷莫敢倡議先臣獨念聖
眷優渥不敢愛身思欲盡言以報至是虜再叛盟
先臣灑泣厲衆卽日北討將行數請面陳冀以感
動上聽會詔趣進兵不許乃密爲親書奏上之大
略以爲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
常厥居以示不忘復讎之志奏至宸衷感悟賜御
札褒嘉會劉錡戰退三路都統龍虎等軍因諭先
臣以擣虛斷後之策
覽卿親書奏深用歎嘉非忱誠忠讜則言不及此卿識

慮精深爲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茲者河南復陷日夕愴然比遣兵渡淮正欲密備變故果致俶擾劉錡戰退三路都統龍虎等軍以捷來上顧小敵之堅深軫北顧之念卿可附近乘此機會見可而進或掎角擣虛或斷後取援攻守之策不可稽留兵難遙度卿可從宜措置務在取勝用稱引望已進卿秩并有處分想已達矣建不世之勳垂名竹帛得志之秋宜決策於此他處未曾諭旨今首以詔卿蔽自朕意想宜體悉十一日

付岳飛　御押

先臣得順昌府陳規所申復親提兵進援奏至賜

御札褒嘉仍諭以進取之計

覽卿六月二十二日奏得順昌府陳規所申見親提兵前去措置可見卿忠義許國之誠嘉歎不已今虜兵雖退若不乘時措置恐他時愈見費力已令張俊措置亳州韓世忠措置宿州淮陽軍卿可乘機進取陳蔡就閏六月終一切了畢候措置就緒卿可輕騎一來相見也

付岳飛　御押

劉錡既又戰退兀朮等軍復賜御札趣先臣進兵

乘機決勝

劉錡在順昌屢捷兀朮親統精騎到城下官軍鏖擊狠狽遁去今張俊提大軍在淮西韓世忠輕騎取宿卿可依累降處分馳騎兵兼程至光蔡陳許閒須七月以前乘機決勝冀有大功爲國家長利若稍後時弓勁馬肥非我軍之便卿天資忠智志慕古人不在多訓千九日三更

付岳飛　御押

提兵至蔡州賜御札撫勞仍諭聖意

覽卿奏提兵已至蔡州暑行勞勤益見忠誠許國嘉歎無已朕意初欲擒取孽酋庶幾羣醜自潰兩國生民有息肩之期然賊情敵勢必已在卿目中遲速進退卿當審處所宜廿八日

付岳飛　御押

覽卿奏克復潁昌府先臣親帥大軍去蔡而北閏六月張憲復潁昌府賜御札嘉奬仍諭以委寄之意

覽卿奏克復潁昌已離蔡州向北措置大帥身先士卒忠義許國深所嘉歎然須過爲計慮虜懷毒恐至高

秋馬肥不測豕突當使許蔡遺民前期保聚大軍進退之宜輕重緩急盡以委卿朕不從中御也初三日

付岳飛　御押

舉兵過蔡所鄉破竹軍聲大振又遣楊成復鄭州張憲復陳州捷聞賜御札奬諭且遣中使宣勞仍

諭

寓聖諭

覽卿奏知已遣兵下鄭州自許陳蔡一帶形勢皆爲我有又大軍去賊寨止百餘里想卿忠義許國之心必期殄滅殘虜嘉歎無已然賊計素挾狙詐雖其姦謀不能出卿所料更在明斥堠謹閒諜乘機擇利必保萬全兵事難以踰度遲速進退朕專付之卿也已差中使勞卿一軍未到閒卿有所欲前期奏來入覲無早晚但軍事可以委之僚屬卽便就途遣此親札想宜體悉

付岳飛　御押

王先臣因奏捷歸功諸將會遣中使詔賜王貴等袍帶各一以褒其功賜御札命先王臣給付

朕嘗聞卿奏稱王貴張憲徐慶數立戰效深可倚辦方今正賴將佐竭力奮死助卿報國以濟事功理宜先有

以旌賞之其王貴等各賜撚金線戰袍一領金束帶一條至可給付也十二日

付岳飛　御押

先王臣進兵郾城賜御札撫問仍令措置屯守蔡潁得卿奏提兵在道暑行勞勤朕念之不忘狂虜尚在近境今已入秋預當嚴備以防豕突蔡潁舊隸京西今專付卿措置當分兵將屯守防捍并謀絕其糧道使虜有腹背之顧在卿方略隨宜處畫朕久欲與卿相見事畢輕騎一來爲佳餘候面議遣此親札想宜體悉

付岳飛　御押

兀朮與僞龍虎大王等會于東京議以爲諸帥皆易與獨先王臣孤軍深入且有河北忠義響應之援其鋒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於是朝廷得諜報大以先王臣軍爲慮亟賜御札令俟隙並舉近據諸處探報及降虜面奏皆云兀朮與龍虎議定欲誘致王師相近汴都併力一戰卿切須占穩自固同爲進止虜或時遣輕騎來相誘引但挫其鋒勿貪小利墮其詭計俟有可乘之隙約定期日合力並舉以保萬全

二十七日

付岳飛　御押

秋七月師在潁昌先臣以輕兵屯于郾城張應韓
清復西京趙俊復趙州孟邦傑復南城軍梁興董
榮復絳州垣曲縣遂復王屋李寶孫彥戰于曹州
于宛亭縣于渤海廟皆大捷中原震響兀朮併兵
于東京復以偽龍虎葢天大王及昭武大將軍韓
常之兵寇郾城先臣帥戲下迎擊大破之兀朮復
收兵求戰又大敗殺其大酋阿里朵孛堇賜御札
嘉奬

覽卿七月五日及八日兩奏閒虜併兵東京及賊酋率
眾侵犯已獲勝捷卿以忠義之氣獨當强敵志在殄滅
賊眾朕心深所倾屬已遣楊沂中悉軍起發自宿亳前
去牽制聞劉錡亦已進至項城卿當審料事機擇利進
退全軍爲上不妨圖賊又不墮彼姦計也遣此親札諭
深體悉

付岳飛　御押

郾城屢勝兀朮斂兵退卻捷繼至復賜御札褒諭

申述前功

覽卿奏八日之戰虜以精騎衝堅自謂奇計卿遣背嵬游奕迎破賊鋒戕其酋領實爲傷功然大敵在近卿以一軍獨與決戰忠義所奮神明助之再三嘉歎不忘于懷此已遣楊沂中全軍自宿泗前去韓世忠亦出兵東向卿料敵素無遺策進退緩急之閒可隨機審處仍與劉錡相約同之屢已喻卿不從中御軍前凡有所須一一奏來七月廿二日

付岳飛　御押

兀朮兵十二萬退屯臨潁小校楊再興以三百騎至小商橋與虜遇大破其師兀朮憤其敗遂攻潁昌先臣命臣野雲以背嵬拔王貴戰于潁昌城西虜衆大敗殺兀朮之子婿統軍上將軍夏金吾等凡六人俘馘萬計得其雪護闌馬及金印七鈕以獻兀朮僅以身免副統軍黎汗重創輿至東京而死中原大震先臣乘勝進兵朱僊鎮兀朮收潰兵對壘而陳先臣亟奏乞乘機破滅渠魁以復故壤賜御札報諭仍寓嘉歎之意

覽卿奏兀朮見聚兵對壘卿欲乘時破滅渠魁備見忠義之氣通于神明卻敵興邦唯卿是賴已令張俊自淮西韓世忠自京東擇利並進若虜勢窮蹙便當乘機殄滅如姦謀詭計尚有包藏諒卿亦能料敵有以應之楊珪自虜中逃歸有所見事宜今錄本付卿亦欲一知也遣此親札想宜體悉

付岳飛　御押

浙江書局總校王崇鼎分校金肇麒沈壽慈校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三目錄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高宗皇帝宸翰卷下

紹興十年

班師二詔

入覲一詔

紹興十一年

援淮西一十五詔

臣珂跋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紹興十年

僞昭武大將軍韓常既失夏金吾畏罪不敢還以兵五萬屯長葛密遣使願以其衆降先王臣遣賈輿報許之兀朮復聚兵十萬拒先王臣于朱僊鎮先王臣按兵不動第遣將以背嵬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奔東京時大軍去京纔四十五里方議受降且進取兩河響應指期成功秦檜主和議懼得罪于虜

亟請班師先臣抗疏以爲虜人巢穴盡聚東京屢
戰屢奔銳氣沮喪得閒探報兀朮已盡棄輜重疾
走渡河況今豪傑鄉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強弱
已見時不再來機難輕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
下圖之奏至宸衷感悟賜御札令少駐近便得地
利處報諸帥同爲進止

得卿十八日奏言措置班師機會誠爲可惜卿忠義許
國言詞激切朕心不忘卿且少駐近便得地利處報楊
沂中劉錡同共相度如有機會可乘約期並進如且休
止以觀敵釁亦須聲援相及楊沂中已於今月二十五
日起發卿可照知遣此親札諭宜體悉

付岳飛　御押

前詔未至諸大帥各已退師秦檜復請休兵觀釁
亟趣先臣退一日而奉金牌者十有二先臣奉詔
還自朱倉鎮將朝于在所會韓世忠在淮陽楊沂
中往徐州朝廷慮虜軍襲其後復賜御札令駐京
比聞卿已趣裝入覲甚慰朕虛佇欲見之意但以卿昨

在京西與虜接戰遂遣諸軍掎角並進今韓世忠在淮陽城下楊沂中已往徐州卿當且留京西伺賊意向爲牽制之勢俟諸處同舉爲進止大計無慮然後相見未晚也遣此親札諒深體悉

付岳飛　御押

先臣還至廬州始奉牽制之詔而韓世忠已還軍於楚州賜御札報諭令疾馳入覲

昨以韓世忠出軍淮陽委卿留京西爲牽制之勢今聞卿已至廬州世忠卻已歸楚卿當疾馳入覲以副朕佇見之切軍事足得面議遣此親札諒深體悉

付岳飛　御押

紹興十一年

春正月諜報兀尤韓常將入寇先臣聞警卽上疏乞會諸帥兵破敵願以身爲先驅旣遣奏整兵以俟命未至十五日乙卯兀尤韓常與僞龍虎大王

先驅渡淮二十五日乙丑駐廬州界報至賜御札令先臣以兵至江州

據探報虜人自壽春府遣兵渡淮已在廬州界上張俊

劉錡等見合力措置掩殺卿可星夜前來江州乘機照
應出其前後使賊腹背受敵不能枝梧投機之會正在
今日以卿忠勇志吞此賊當卽就道付此親札卿宜體
悉

付岳飛　御押

二月四日癸酉先臣在鄂未奉前詔念虜旣舉國
入寇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虜必奔命可以坐制
其弊旣遣奏又欲亟議班師是日再抗疏曰今虜
在淮西臣若擣虛勢必得利萬一以爲寇方在近
未暇遠圖卽乞且親至蘄黃相度以議攻卻且虜
知荆鄂宿師必自九江進援今若出此貴得不拘
使敵罔測未至賜御札趣出兵

比以金賊侵犯淮西已在廬州張俊楊沂中劉錡見併
力與賊相拒已親札喻卿乘此機會提兵合擊必成大
功副卿素志卿可星夜倍道來江州或從蘄黃繞出其
後腹背擊賊機會在此朝夕須報再遣親札想宜體悉

付岳飛　御押

前詔未至虜已迫和州七日丙子復賜御札趣出

兵

虜犯淮西與張俊和州相拒已遣親札趣卿倍道前來合力擊賊早夜以俟卿忠智冠世今日之舉社稷所繫貴在神速少緩恐失機會也再遣手札卿當深悉七日

付岳飛　御押

九日戊寅先臣始奉出兵江州之詔下令以十一日庚辰就道且以奏聞未至十日己卯詔遣中使張去爲至先臣軍賜御札趣出兵

虜寇聚于淮西張俊楊沂中劉錡已於和州巢縣下寨與賊相拒韓世忠出兵濠上卿宜倍道共乘機會前所發親札卿得之必已就道今遣張去爲往喻朕意卿更須兼程無詒後時之悔諒卿忠智出於天性不俟多訓也

付岳飛　御押

先臣時以寒嗽在告庚辰力疾發鄂渚會所乞合昨得卿奏欲合諸帥兵破敵備見忠誼許國之意嘉歎不已今虜犯淮西張俊楊沂中劉錡已併力與賊相拒

卿若乘此機會亟提兵會合必成大功以朕所見若卿
兵自蘄黃繞出其後腹背擊賊似爲良策卿更審度兵
貴神速不可失機會也再遣親札想宜體悉

付岳飛　御押

朝廷得歸正人所報十五日甲申復賜御札趣出
兵

比屢遣手札并面諭屬官仍遣中使趣卿提兵前來共
破虜賊諒卿忠憤許國之心必當力踐所言以攄素志
今據歸正人備說金賊粘罕點頭首皆在淮西朕度破敵
成功非卿不可若一舉奏功庶朕去年宵密之詔不爲
虛言況朕素以社稷之計倚重於卿今機會在此曉夕
以俟出師之報再遣此札卿宜體悉十五日

付岳飛　御押

先王臣始省奉前詔乃益疾馳以行十七日丙戌先王
臣癸酉之奏始至時朝廷亦欲亟遏虜師賜御札
屢發手詔及毛敦書張去爲繼往喻旨朝夕需卿出師
報諭令姑緩京洛之策
之報覽二月四日奏備悉卿意然事有輕重今江浙駐

蹕賊馬近在淮西勢所當先兼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劉
錡李顯忠等皆已與賊對壘卿須親提勁兵星夜前來
蘄黃徑趨壽春出其賊後合力勦除凶渠則天下定矣
想卿聞此卽便就道再遣親札宜深體悉

付岳飛　御押

是日既詔令綏京洛之策而先臣乞出蘄黃之奏
始至復賜御札嘉奬

得卿奏欲躬親前去蘄黃州相度形勢利害貴得不拘
於九江以卿天資忠義乃心王室諒惟蚤夜籌畫必思
有以濟國家之急若得卿出蘄黃徑擣壽春與韓世忠
張俊相應大事何患不濟中興基業在此一舉覽奏不
勝嘉歎再遣親札卿宜體悉十七日未時

付岳飛　御押

十九日戊子先臣出師之奏始至賜御札嘉歎且
申述先臣初奏會兵破敵之意

得卿九日奏已擇定十一日起發往蘄黃舒州界聞卿
見苦寒嗽乃能勉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覽奏再
三嘉歎無斁以卿素志殄虜常苦諸軍難合今兀朮與

諸頭領盡在廬州接連南侵張俊楊沂中劉錡等共力攻破其營退卻百里之外韓世忠已至濠上出銳師要其歸路劉光世悉其兵力委李顯忠吳錫張琦等奪回老小孳畜若得卿出自舒州與韓世忠張俊等相應可望如卿素志惟貴神速恐彼已爲遁計一失機會徒有後時之悔江西漕臣至江州與王良存應副錢糧已如所請委趙伯牛以伯牛舊嘗守官湖外與卿一軍相諳妥也春深寒暄不常卿宜愼疾以濟國事付此親札卿須體悉十九日二更

付岳飛　御押

王

先臣出師蘄黃親以背嵬先驅疾馳入廬州兀朮懲潁昌之敗聞軍至舉營宵遁韓常亦以長葛乞降之舊先退兵渡淮三月一日庚子報至賜御札諭先臣令平蕩壽春

聞虜人已過壽春卿可與張俊會合率楊沂中劉錡並往克復得之則盡行平蕩使賊不得停迹以除後患則卿此來不爲徒行也有所措置開具奏來一日

付岳飛　御押

朝廷得韓世忠奏復賜御札趣先臣會合平蕩
韓世忠奏已親提兵自濠往壽春府卿可約與相見從
長措置虜人若未全退或已退復來接戰卽當乘其既
敗痛與勦戮使知懲畏若已退不復來卽壽春順昌皆
可平蕩靜盡免其後來之害以卿體國之意必協心共
濟不致二三也遣此親札諒宜深悉

付岳飛　御押

先王臣軍在廬州兀朮韓常已遁得張俊報虜已渡
淮盡絕乃還軍舒州具以奏聞且候進止會兀朮
聞先臣退師用酈瓊計復窺濠州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劉錡皆已提軍到
日癸卯夜發舒州進援朝廷得警奏十一日庚戌
賜御札趣出兵
兀朮再窺濠州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劉錡皆已提軍到
淮上以卿忠智許國聞之必卽日引道切須徑赴廬州
審度事勢以圖壽春廬通水運而諸路漕臣皆萃于彼
卿軍至糧草不乏又因以屏蔽江上軍國兩濟計無出
此已行下諸漕爲卿一軍辦糧草不管闕乏付此親札
卿須體悉十一日未時

付岳飛　御押

先臣已先詔出師援濠朝廷猶未知庚戌之夕先臣還舒之奏始至乃賜御札嘉奬先臣恭謹之節而趣令夾擊以定大功

得卿奏知卿屬官自張俊處歸報虜已渡淮卿只在舒州聽候朝廷指揮此以見卿小心恭愼不敢專輒進退深爲得體朕所嘉歎據報兀朮用酈瓊計復來窺伺濠州韓世忠已與張俊楊沂中會于濠上劉錡在廬州柘皐一帶屯軍卿可星夜提精兵畏糧起發前來廬州就糧直趨壽春與韓世忠等夾擊可望擒殺兀朮以定大功此一機會不可失也廬州通水運有諸路漕臣在彼運糧急遣親札卿切體悉十日二更

付岳飛　御押

先臣自舒州疾馳以十三日辛亥至定遠縣兀朮先以八日丁未破濠州張俊以全軍駐于黃蓮鎮去濠六十里不能救楊沂中趨濠城覆于虜王德救之而免兀朮方據濠聞先臣將至復遁夜踰淮不能軍時朝廷方得先臣發舒州之奏乃賜御札

嘉奬且諭以適中機會之意

得卿奏卿聞命卽往廬州遵陸勤勞轉餉艱阻卿不復顧問必遄其行非一意許國誰肯如此據探報兀朮復窺濠州韓世忠八日乘捷至城下張俊楊沂中劉錡先兩日盡統所部前去會合更得卿一軍同力此賊不足平也中興勳業在此一舉卿之此行適中機會覽奏再三嘉歎不已遣此奬諭卿宜悉之

御押

付岳飛

王

先臣得張俊報韓世忠先以四日癸卯自招信泗州還楚而俊亦以十四日癸丑還軍滁州先臣旣獨以孤軍駐定遠而虜已悉遁乃復還軍且具以奏聞未至朝廷以未知世忠還楚十七日丙辰復賜御札令先臣出濠壽牽制

累得卿奏往來廬舒閒想極勞勩一行將士日夜暴露之苦道路登涉之勤朕心念之不忘比以韓世忠尚在濠州與賊相拒獨力恐難支梧累奏告急卿智略有餘可爲朕籌度擇利提師一出濠壽閒牽制賊勢以援世忠想卿忠義體國必以宗社大計爲念無分彼此劉錡

一軍已專令閒道先行張俊楊沂中亦遣兵前去并欲
卿知中七日
付岳飛 御押
臣珂跋
臣仰惟高宗皇帝天錫神武紹開中興南征北伐景命
重集而先臣飛奮自畎畝敭歷首蒙異知外抗强胡內平劇
盜力復京西之境土智奪中原之僭僞至於旌麾所指
兩河嚮應羯視陵寢恢拓版圖無非簡在上心中稟成
算故雲章奎畫輝映日月藏之臣家亶爲盛典中經權
臣之禍歸之有司屬當更化首還諸孤於嶺表且以軫
念先臣不忘之德意屬于孝宗皇帝迨御極之初盡伸
前枉臣父霖拔自流離之餘躐登淸貫嘗因攝貳匠監
抗章有請遂獲賜還若羣陰宿霧將旦澄霽粲然復覩
青天萬象呈露焜眩心目臣父是用感奉朝夕屢欲刊
之琬琰以詔亡窮以侈榮遇以章先帝委寄待遇之隆
而彙次未終齎恨沒地臣生銜隕霜之哀重佩易簀之
訓追述先志纂輯次第端拜摹刻凡爲詔札七十有六
若淮西始終十有五札復以甲子繫日蓋辨明疑似不

敢不詳其他軼在人家散之族鄙者臣不能究悉誓畢此生搜訪以補其遺庶幾帝王彌綸之以下原闕

浙江書局總校王崇鼎分校金肇麒
沈壽蕙校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四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行實編年卷之一

崇寧二年

宣和四年

宣和六年

靖康元年

靖康二年是年改元建炎

建炎二年

建炎三年

本貫相州湯陰縣永和鄉孝悌里

曾祖成故贈太師魏國公

姚楊氏故贈慶國夫人

祖立故贈太師唐國公

姚許氏故贈越國夫人

父和故贈太師隋國公

姚姚氏故封魏國夫人贈周國夫人

崇寧二年　癸未歲

[illegible]日王生名飛字鵬舉按鄭名出古今姓氏書辨證及姓源類譜曰唐高宗時有佐四岳者佐堯理天下因官以命氏實岳姓所自始其後支胄扶疎凡數千載皆韜迹不耀望雖出山陽郡王實家於湯陰亦莫知其所以徙自王父而上皆以力田為業及王父時有瘠田數百畝僅足廩食河北屢歉饑者多王父常日以脫粟數升雜蔬為糜與家人昏旦暮食取半飽盡以餘呼道路之饑者均而飼之家人有不堪者王父謂之曰彼饑者亦人也而能一二日不食吾與若日再食而猶欲求飽

耶吾欲裁吾之僅有濟人之絶無耳人有侵其地者割而予之無爭意有貸其財而弗償者折券棄之無慍色雖甚窶乏未嘗悔鄉人重敬之王方在孕有老父過門聞姚氏之聲曰所生男也他日當以功名顯且位至公孤父因忽不見及

生先臣之夕有大禽若鵠自東南來飛鳴于寢室之上先臣和異之因名焉未彌月黃河決內黃西水暴至姚氏倉皇襁抱坐巨甕中衝濤而下乘流滅沒俄及岸得免先臣少負氣節沈厚寡言性剛直意所欲言不避禍福資敏悟强記書傳無所不讀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或達旦不寐家貧不常得燭晝拾枯薪以自給然於書不泥章句一見得要領輒棄之爲言語文字初不經意人取而誦之則辨是非析義理若精思而得者生而有神力未冠能引弓三百斤腰弩八石嘗學射于鄉

豪周同一日同集眾射自炫其能連中的者三矢指以示先王臣曰如此而後可以言射矣先王臣謝曰請試之引弓一發破其筈再發又中同大驚遂以其所愛弓二贈先王臣後先王臣益自練習能左右射隨發輒中及爲將亦以教士卒由是軍中皆善左右射屢以是破賊鋒同與先王臣別未幾而死先王臣往弔其墓悲慟不已每朔望則鬻一衣設卮酒鼎肉于同冢上奠之而泣引所遺弓發三矢又泣然後酹酒痺肉于冢之側徘徊悽愴移時乃還衣就盡先王臣父和覺而索之默不言撻之亦不怨後伺其出而竊從往視之盡見其所爲乃問之曰爾所從射者多矣獨奠泣于周同墓何也曰飛向者學射於周君而特與飛厚不數日盡其道以歸念其死無以報聊於朔望致禮耳又問其故曰射三矢者識是藝之所由精也酹酒痺肉者周君所享飛不忍食也先王臣父和始甚義之撫其背曰使汝異日得爲時用其徇國死義之臣乎先王臣應之曰惟大人許飛以遺體報國家何事不敢爲先王臣父和乃歎曰有子如此吾無憂矣

宣和四年　壬寅歲　年二十

從敢戰　擒陶俊賈進　先臣和卒

眞定府路宣撫劉韐募敢戰士備胡先臣首應募韐一見大奇之使爲小隊長相州劇賊陶俊賈進攻剽縣鎭殺略吏民官軍屢戰失利先臣請以百騎滅之韐與步騎二百先臣預遣三十人易衣爲商入賊境賊掠之以歸置于部伍先臣乃夜伏百人於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易其兵少出戰俊箕踞坐馬上嫚罵交鋒先臣陽北賊乘勝追逐伏兵起擊所遣三十人自賊中擒俊進於馬上賊衆亂莫知所爲遂俘獲其衆餘黨盡散知相州王靖奏其功補承信郎命未下得先臣和訃跣奔還湯陰執喪盡禮毀瘠若不勝會朝廷罷敢戰士前命竟不下先臣亦棄不復問

宣和六年　甲辰歲　年二十二

殺張超　從平定軍

春三月賊原闕張超率衆數百圍魏王韓琦故墅王適在墅告糴怒曰敢犯吾保耶起而視之超方恃勇直前先臣乘垣引弓一發貫吭而踣賊衆奔潰墅賴以全是歲投平定軍爲效用士稍擢爲偏校

靖康元年丙午歲　年二十四

榆次覘虜　干大元帥府　招吉倩　補承信郎　戰侍御林　轉寄理保義郎　戰滑州河上　轉秉義郎　隸宗澤

夏六月路分季團練失其名　知其勇以百餘騎檄往慶陽榆次縣覘賊謂之硬探猝遇虜眾騎士畏卻先臣單騎突虜陣出入數四殺其騎將數人虜眾披靡不敢逼至夜以虜服潛入其營遇擊刁斗者謬為胡語答之遂周行營柵盡得其要領以歸補進義副尉會夜渡亡其告身先臣又棄不復問開行歸相州冬高宗皇帝以天下兵馬大元帥開府河朔至相州先臣因劉浩得見命招羣賊吉倩等與以百騎先臣受命出日薄莫頓所部宿食自領四騎徑入賊營羣賊駭愕先臣呼倩等慰諭之曰胡虜犯順汝曹不輔義以立功名反於草閒苟活今我以大元帥命招納汝曹此轉禍為福之秋也倩等素知先臣名且感其至誠置酒延之先臣亦豪飲不疑酒酣倩謂先臣曰倩等既搔動州縣今既受招恐未免誅戮先臣開諭再三眾已聽命忽一賊起搏先臣先臣

批其頰應手仆地拔劒向之倩等羅拜請免相率解甲
受降凡三百八十人由是受知於大元帥補承信郎分
鐵騎三百使先臣往李園渡嘗虜軍戰于侍御林敗之
殺其梟將轉成忠郎以曾祖大父諱寄理保義郎未幾以
機從劉浩解東京圍與虜相持於滑州南先臣乘浩馬
從百騎習兵河上河凍冰合虜忽至先臣麾其下曰虜
雖眾未知吾虛實及其未定擊之可以得志乃獨馳迎
敵有梟將舞刀而前先臣以刀承之刃入寸餘復拔刀
擊之斬其首屍仆冰上騎兵乘之虜眾大敗斬首數千
級得馬數百匹以功遷秉義郎大元帥次北京以先臣
軍隸留守宗澤

靖康二年是年改元建炎丁未歲　年二十五

戰開德　轉修武郎　戰曹州　轉武翼郎

宗澤授陣圖　從大元帥移南京　上書奪

官　詣張所　借修武郎閤門祗候中軍統

領　論兩河燕雲利害　借武經郎　從王

彥　戰新鄉　敗王索　戰侯兆川　戰太

行山　擒拓跋耶烏　殺黑風大王　歸宗

澤　充留守司統制　隸杜充

春正月戰于開德以兩矢殪金人執旗者二人縱騎突擊敗之奪甲馬弓刀以獻轉修武郎二月戰于曹州先臣被髮揮四刃鐵簡直犯虜陳七皆賈勇無不一當百大破之追奔數十里轉武翼郎澤大奇先臣謂之曰爾勇智材藝雖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古法今爲偏裨尚可他日爲大將此非萬全計也因授以陳圖先臣一見卽置之後復以問先臣先臣曰留守所賜陳圖飛熟觀之乃定局耳古今異宜夷險異地豈可按一定之圖兵家之要在於出奇不可不可測識始能取勝若平原曠野猝與虜遇何暇整陳哉況飛今日以裨將聽命麾下掌兵不多使陳一定虜人得窺虛實鐵騎四蹂無遺類矣澤曰如爾所言陳法不足用耶先臣曰陳而後戰兵之常法然勢有不可拘者且運用之妙存於一心留守第思之澤默然良久曰爾言是也大元帥移南京復令先臣以所部從五月大元帥卽皇帝位改元建炎先臣上書數千言大槩謂陛下已登大寶黎元有歸社稷有主已足以伐虜人之謀而勤王御營之師日集兵勢漸

盛彼方謂吾素弱未必能敵正宜乘其怠而擊之而李
綱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陛下之意恢復故疆迎還
二聖奉車駕日益南又令長安維揚襄陽淮備巡幸有
苟安之漸無遠大之略恐不足以繫中原之望雖使將
帥之臣戮力于外終亡成功爲今日之計莫若請車駕
還京罷三州巡幸之詔乘[期]際親帥六軍迤邐北渡則天威所臨將帥一心士卒作
氣中原之地指日可復書奏大忤用事之臣以爲小臣
越職非可宜言奪官歸田里秋八月詣河北招撫使張
所所一見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閤門祗候差充中軍
統領所嘗從容問之曰聞汝從宗留守勇冠三軍汝自
料能敵人幾何先臣曰勇不足恃也用兵在先定謀謀
者勝負之機也故爲將之道不患其無勇而患其無謀
今之用兵者皆曰吾力足以冠三軍然未戰無一定之
畫已戰無可成之功是以上兵伐謀次兵伐交孌枝曳
柴以敗荆莫敖採樵以致絞皆用此也所本[寶]儒者聞先
臣語矍然起曰公殆非行伍中人也因命先[王]臣坐促席
與論時事先[王]臣慷慨流涕曰今日之事惟有滅賊虜迎

二聖復舊疆以報君父耳所曰主上以我招撫河北我惟職是思而莫得其要公嘗計之否先臣曰昔人有言河北視天下猶珠璣天下視河北猶四肢言人之一身珠璣可無而四肢不可暫失也本朝之都汴非有秦關百二之險也平川曠野長河千里首尾緜亙不相應援獨恃河北以爲固苟以精甲健馬馮據要衝深溝高塹峙列重鎮使敵入吾境一城之後復困一城一城受圍諸城或撓或救卒不可犯如此則虜人不敢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大率河南之有河北猶燕雲之有金坡諸關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諸關不獲則燕雲未可有閒嘗思及童宣撫取燕雲事每發一笑何則國家用兵爭境土有其尺寸之地則得其尺寸之用因糧以養其兵因民以實其地因其練習之人以爲嚮導然後擇其要害而守之今童宣撫不務以兵勝而以賄求虜人既得重賄陽諾其請收其糧食徙其人民與其素習之士席卷而東付之以空虛無用之州國家以爲燕雲眞我有矣則竭天下之財力以實之不知要害之地實彼所據彼俟吾安養之後一呼而入復陷腥羶攻取

燕雲而不志諸關是以虛名受實禍以中國資夷狄也
河南河北正亦類此今朝廷命河北之使而以招撫名
越河以往半爲胡虜之區符何以爲招撫之地爲招撫
職事計直有盡取河北之地以爲京師援耳不然天下
之四肢絕根本危矣異時醜虜既得河北又侵河南險
要既失莫可保守駸駸未已幸江幸淮皆未可知也招
撫誠能許國以忠稟命天子提兵壓境使飛以偏師從
麾下所嚮惟招撫命耳一死烏足道哉所大喜借補武
經郎命先臣從都統王彥渡河至衞州新鄉縣虜勢盛
彥軍石門山下先臣約彥出戰不進先臣疑彥有他志
抗聲謂之曰二帝蒙塵賊據河朔臣子當開道以迎乘
輿今不速戰而更觀望豈眞欲附賊耶彥默然强與置
酒幕下有姓劉者數於掌上畫斬字示彥彥不應先臣
怒起獨引所部鏖戰奪虜纛而舞之諸軍鼓譟爭奮遂
拔新鄉擒千戶阿里孛又與萬戶王索戰敗之明日將
戰侯兆川先臣預戒士卒曰吾已兩捷彼必併力來吾
屬雖寡當爲必勝計不用命者斬及戰士卒重傷先臣
亦被十餘創與軍中皆死戰卒破之獲士馬不可勝計

夜屯石門山下或傳虜騎復至一軍皆驚唯先臣堅臥
不動虜卒不來糧盡累日殺所乘馬以饗士閒走彦壁
乞糧彦不許乃引所部益北擊虜又戰于太行山獲馬
數十匹擒拓跋耶烏居數日復與虜遇先臣單騎持丈
八鐵鎗刺殺虜帥黑風大王走其眾三萬虜軍破膽先
臣自知爲彦所疑乃自爲一軍歸宗澤澤命爲留守司
統制未幾澤死杜充代之

建炎二年 戊申歲 年二十六

戰胙城縣 戰黑龍潭 戰官橋擒李干戶
從閻勍保護陵寢 戰汜水關 戰竹蘆渡
轉武功郎

春正月合羣宣贊失其名軍與金人戰于胙城縣大敗
之又戰于黑龍潭龍女廟側官橋皆大捷擒女眞李干
戶渤海漢兒軍等送留守司秋七月從閻勍保護陵寢
八月初二日與金人大戰于汜水關虜有騎將往來馳
突先臣躍馬左射應弦而斃虜眾亂官軍奮擊大破之
又檄先臣留軍竹蘆渡與虜相持糧垂盡先臣密選精
銳三百伏前山下令人各以薪屬交縛兩束四端爇火

夜半皆舉虜疑援兵至驚潰先王臣追襲大破之以奇功
轉武功郎
建炎三年己酉歲年二十七
大戰京師破王善等五十萬　轉武經大夫
擒杜叔五孫海　轉武略大夫借英州刺史
解陳州圍　擒孫勝孫清　轉武德大夫授
眞刺史　說杜充勿棄京師　戰鐵路步
戰盤城　擒馮進　諫杜充　戰馬家渡
戰鍾山　戰廣德　擒王權等　戰溧陽
擒渤海太師李撒八
春正月賊首王善曹成張用董彥政孔彥舟率衆五十
萬薄南薰門外鼓聲震地充拊先王臣曰京師存亡在此
舉也時先王臣所部纔八百人衆皆懼不敵先王臣謂曰賊
雖多不整也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矢右運鐵矛領數
騎橫衝其軍賊軍果亂後騎皆死戰自午及申賊衆大
敗轉武經大夫杜叔五孫海等圍東明縣先王臣與戰擒
之轉武略大夫借英州刺史二月王善圍陳州恣兵出
掠充檄先王臣從都統制陳淬合擊之先王臣先命偏將岳

亭以遊騎絕其剽掠之路獲其餉卒牛驢善兵不敢復
出勢益沮二十一日戰于清河大敗之擒其將孫勝孫
清等以歸所降將卒甚眾轉武德大夫授眞刺史夏四
月又檄從淬合擊善眾六月二十日先臣次崔橋鎮西
又遇善軍迎敵敗之單騎與岳亭深入執馘乃還杜充
棄京師之建康先臣說之曰中原之地尺寸不可棄況
社稷宗廟在京師陵寢在河南尤非他地比留守以重
兵碩望且不守此他人柰何今留守一舉足此地皆非
我有矣他日欲復取之非捐數十萬之眾不可得也留
守盍重圖之充不聽遂從之建康師次鐵路步與賊首
張用戰敗之至六合檄討李成破之于盤城成又退保
滁州充命王瓌討之瓌提兵至梁路徘徊不進其輜重
在長蘆成遣輕騎五百襲奪之不獲掠寺僧百姓百餘
人劫取先臣裴凜犒軍銀絹先臣方渡宣化鎮聞之急
進兵掩擊賊兵盡殪得其梟將馮進還所掠人於長蘆
成奔江西瓌竟不至滁而返冬十一月金人大舉兵與
李成共寇烏江縣充閉門不出諸將屢請不答先臣叩
寢閤諫之曰勍虜大敵近在淮南睥睨長江包藏不淺

臥薪之勢莫甚於此時而相公乃終日宴居不省兵事萬一敵人窺吾之怠而舉兵乘之相公既不躬其事能保諸將之用命乎諸將既不用命金陵失守相公能復高枕於此乎雖飛以孤軍效命亦無補於國家矣因流涕被面固請出視師充漫應曰來日當至江滸竟不出十八日虜由馬家渡渡江充始遣先臣等十七人領兵二萬從都統制陳淬與虜敵戰方酣大將王燮以數萬衆先遁諸將皆潰去獨先臣力戰會暮後援不至輜重悉爲潰將引還士卒乏食乃全軍夜屯鍾山遲明復出戰斬首以數千百計諸將洶洶欲叛戚方首亡爲盜先臣麾下亦有從之者先臣灑血厲衆曰我輩荷國厚恩當以忠義報國立功名書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爲虜潰而爲盜偷生苟活身死名滅豈計之得耶建康江左形勝之地使胡虜盜據何以立國今日之事有死無二輒出此門者斬音容慷慨士爲感泣不敢有異志又招餘將曰凡不爲紅頭巾者隨我於是傅慶劉經以軍從充竟以金陵府庫與其家渡江降虜餘兵皆西北人素慕先臣恩信有密白先臣願請爲主帥而俱叛北者先

臣陽許之有頃其部曲首領各以行伍之籍來先臣按籍呼之曰以爾等之眾且强爲朝廷立奇功取中原身受上賞乃還故鄉豈非榮耶必能湔滌舊念乃可相附其或不聽寧先殺我我決不能從汝曹叛眾皆幡然懽呼曰惟統制命遂盡納之兀朮趨臨安府先臣領所部邀擊之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斬首一千二百一十六級擒女眞漢兒王權等二十四人俘諸路剌頭簽軍首領四十八人察其可用者結以恩信遣還虜中令夜斫營燒毀七梢九梢砲車及隨軍輜重器仗乘其亂縱兵交擊大敗之俘殺甚眾駐于廣德之鍾村是時糧食罄匱先臣資糧于敵且發家貲以助之與士卒最下者同食將士常有飢色獨畏先臣紀律不敢擾民市井鬻販如常時虜之簽軍涉其地者皆相謂曰岳爺爺軍也爭來降附前後萬餘人虜侵溧陽縣先臣遣劉經將千人夜半馳至縣擊之殺獲五百餘人生擒女眞漢兒軍僞同知溧陽縣事渤海太師李撒八等一十二人及千戶留哥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四 乙丑十二月十四日校

浙江書局總校王崇鼎分校楊振鎬鄭興瀛校